



# 又是瓜甜飘香时

◎李东阳

我总觉的,乡间的生活是单纯趣味的。那一年,生产队里种了几亩甜瓜。这是一个夏日的中午,我和伙伴利用收工的间隙正在各自的自留地里锄草,正干活间,忽有一阵香醇浓郁的瓜香味穿肠而过。说实话,我们早已是饥肠辘辘了,所以冷不丁地闻到那香甜的味道,我俩实在还有点扛不住。不过,令人惊奇的是,队里的瓜田距离我们脚下足有几百米远,而且中间还隔有一条大干渠,这么远,那芳香四溢味道竟丝毫不差地飘进了我们的肺腑,可见甜瓜已成熟到何等的成色了。当下我俩便决定——去偷瓜。因为“青瓜绿枣,谁见谁扰”吗。

于是,我们扔下锄头便朝瓜地奔去。不过,在整个行动中,对于越过水很深的大干渠我俩倒没觉得有啥,难就难在过了干渠再穿过玉米地,前面不远才是甜瓜地,可这中间是一片开阔地,开阔地一览无余,差不多连蹦个蚂蚱都能看得见,如果在光天化日之下过去两个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趟过水渠后,每人就准备了一株高大密实的蓖麻棵,在横跨开阔地时,我们俩把蓖麻棵举过头顶,硕大的蓖麻棵完全能遮掩住我们的身体。于是,我们一边擎着伞状的蓖麻棵,一边匍匐

着身子在开阔地上慢慢地向着瓜地靠近,就在我们快要爬到开阔地中间的时候,那咋咋来咋咋的事情果真就出现了——看瓜的老汉竟迷迷糊糊、晃悠悠自瓜棚中出来了。老汉照例巡视着瓜田,等他打量到我俩所在的这个方向时,他好像感觉到了不对劲,愣了愣,赶忙两手遮阳,不住地朝我们这里观望。其实,老汉的举动透过蓖麻叶的缝隙我们已经看得到,他如此一来,我们的心里就越紧张,越紧张攥在手里的蓖麻棵就越抖索,此刻,老汉俨然看出了破绽,他竟向这边走来了,没办法,我们只能扔下伪装撒腿就跑。这是白天的事。

到了晚上,没有吃到甜瓜的我俩,好像总也忘不掉那诱人的瓜香味,于是决意趁夜深人静时再去试一试。我俩知道,看护瓜田的就两位六、七十岁老汉,白天他们劳累了一天,晚上即便再有精神头,恐怕也熬不过十六、七岁的我们。于是,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长驱直入,越过沟坎,穿过玉米地,然后弓身猫腰便直插瓜田去,也就是刚要踏上瓜田的边缘,耳边就传来了一连串的棒喝声:谁!站住!看你往哪里跑!我们似乎猝不及防,不得不犹如惊弓之鸟般赶快跑。刚跑进玉米地,就听到两位老汉急促的喊话声,大意

是一个从这边追,一个到那边堵!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蹲下身来,分析道:一个去那边,一个往这边,共计两个人,瓜棚里肯定在唱“空城计”,当时我俩也不知从哪里来的报复心理,心想:你不让我们吃到瓜,也不能让你们安稳了。于是,我俩又重新壮起胆子,然后悄悄地摸进了瓜棚:瓜棚里黑洞洞,的确没人,摸摸床板,只铺有凉席,光溜溜的;顺手一划拉,竟划拉到了他们形影不离的旱烟袋,蓦地,我们好像是灵光一闪,旋即每人抓起一把旱烟袋,奔出门来就把它抛向了空中……

蓝天白云悠悠哉,又是瓜甜飘香时。春去秋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少时所做的那些不着边际,但又是忘却不了的那些事,已经悠然划过了四、五十年了。前不久,又与从前的伙伴相遇在一起,世事沧桑、感慨良多,但不知怎的,我们拉拉扯扯,说得最多的还是在生产队那会儿的事,尤其是拉起我俩如何偷瓜时的那一段,两人的神情仿佛顿时现出了那少见的飞扬,那滞缓的心智也好像顿时变得流畅了许多。不言而喻,我们是多么的怀念那段时光啊!  
作者住址:老城区

# 六月流动的光芒

◎冉庆亮

作家肖复兴在《芒种之忙》中写道:“节气,真的神奇,像是一位魔术师,自然界的一切都逃脱不了节气变换的色彩晕染。芒种,乡间是麦子的一片金黄,城里没有麦子,也得派橙黄橙黄的杏来诉说这个节气中的一点心思。”让我说,不仅甜甜酸酸的杏儿善解节气的心意,就是那嫣红嫣红的榴花儿也绽开笑脸,又奉献出青翠欲滴的稚嫩的果实捧场,就连那城头最高处的布谷鸟儿,也可劲儿地啼血放声歌唱。当然,那白白亮亮的阳光更是背负起担当,将它热烈的热情洒满大地,感染得人们迫不及待地亲吻芒种,融入芒种,继而化作了芒种。

芒种叔是这个人群中的一个缩影吧。别看他已届耄耋之年,一嗅到万顷金波千呼万拥的麦香,便弃了拐棍儿,游进了麦海,一下陶醉在“东风染尽三千顷,折鹭飞来无处停”的田园诗意中,不知是温文尔雅还是附庸风雅。

生于芒种而得名、经历了数十个芒种的他,咧着长杆铜锅烟袋,微笑的眯了眼,有滋有味的吸着,手在麦穗上划了个爱抚的半圆,竟然没舍得撮一穗尝尝。

“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芒种芒种,忙收忙种”。他绕口令般吟唱着农谚:芒种芒种,麦熟一响,虎口夺粮。割麦如救火,得抓紧开镰喽!可是,可是……一直在麦地串种玉米的我就“嘿嘿”地笑了,说,芒种叔,又在怀念你割麦的旧时光了吧,但大型收割脱粒机省你多少弯腰和汗水啊?!他一惊,遂一“哼”,说,呸!那铁家伙是省不少事儿,可让我们失去了人生的本真,它替我们干了,我们的时光,我们的芒种经历的喜悦,还不是流逝在碌碌无为的玩耍里。毛主席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只有亲手劳动获得,才感到由衷的快乐幸福啊!

说完,芒种叔又到别的麦地里去了,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六十年代芒种叔当生产队长那会儿,小满已过,就铺排芒种事宜,一切准备就绪,就一溜石槽摆开,带领社员“噌噌”磨磨。五更天,麦地里那人就黑压压一片了,只听“噌噌噌噌”,不到半晌,那麦子的海浪都变成了一座座岛屿,“刷刷刷”“驾”,牛马“嚼嚼”,麦场上就长出了一座金黄的山了。他讲究发扬风格,团结协作,全队人割、捆、拉运、打轧、入仓展开竞赛,每年的麦收,我们队都赶在全村八个生产队前面。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芒种叔的芒种更游刃有余了,可他老想着那些鳏寡老人和缺劳力户,他就带着孩子们先帮收了他们的小麦,再摸黑儿夜战收自己的,其他户受到鼓舞,也在争分夺秒的忙碌,因此,全队的麦收进度还是高质量夺得全村第一。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芒种急种谷”、“芒种芒种,样样都种”、“夏种晚一天,秋收晚十日”、“夏种无早,越早越好”、“栽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打火夜插秧”。在收麦烽火间隙,芒种叔总奉上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醒催促村民不违农时,只争朝夕插秧播种。

他总是积极模范带头。下雨了,他放下镰刀,赶紧种谷、播玉米、栽地瓜秧苗;干旱时,就带头打井抗旱或挑水造墒播种。他简直就是芒种里的一枚陀螺。或帮人割麦,或给人摇耒播种,这半月的芒种,其身影大都忙碌在别人的地里。

“听说庄南头西瓜虫病得不轻啊,家人在医院守着呢,你这村民小组长,可想着找收割机给他收了那几亩麦子啊!”又返回来的芒种叔打断了我的回忆。我愉快地答应着。

蓦地,作家林清玄带着他的《六月芒种》突然闯进了我的脑海。里面说,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高粱的波浪是芒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芒种。六月的明亮里,我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芒种,是为光芒植根。在某些特别的时候,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就仿佛把光芒种植。

啊,芒种,那六月四处流动的光芒,真好!  
作者系县退休编辑



# 济阳的“铭新池”

◎陈玉堂

现在的家庭说起冬天洗澡都不当回事,不论采取什么样热水方式都能解决,简单的很。不管是太阳能还是电热水器,每一个家庭都有多种选择和解决方法。可是在七十年代初以前整个济阳县城也没有一家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难题。个别条件较好的家庭能燃上一个取暖炉,烧上几壶热水擦洗几把解决就算不错了,况且冬季能取暖的人家也是极少数。济阳人多少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为了解决人们的困难和急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县委县政府决定在火车站的西侧车站饭店内扩建几间房子,建设济阳第一家浴池。济南的铭新池最有名,济阳人就把新浴池叫做济阳“铭新池”。

浴池的修建大大缓解了人们的需求,也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在某些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浴池在老百姓嘴里俗名叫澡堂。在那的寒冷大冬天,人们利用难得的周末假日或闲暇之日,纷纷跑到澡堂热水里泡泡澡,清理一下浑身的脏臭气,享受大城市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也是一份乐趣。通过热水的蒸汽,浑身上下分外痛快舒服。澡堂票价两角,使平常百姓都能洗的起。浴池里设十几张休息床,并有浴巾、拖鞋、茶壶开水,还有专门理发师。可以先理发后洗浴,当然更舒服。所谓澡堂就是在较大的两间房子里,修建了两个大水池子 and 一口大铁锅,锅里烧热水供两个池子用热水。两个池子一个温水一个热水,习惯洗热水或温水都能解决。个池子能容纳十几个人。春节前是浴池最忙的时候,人多的像下饺子,一个池子能塞下二十几个人,挤挤把腿也伸不开也坐不下。没有搓背的,只能是同事之间互相搓搓。澡间里人声鼎沸喧声四起,光听哗哗,谁的话也听不清。洗澡间只见热气蒸腾,也看不清是何人的面目,只见一片光溜溜的身子。我曾经几次光临那里,里边的气味也实在不好闻。有时水热一点和人特别多时一不注意就头晕,弄不好就摔倒。所以老年人很少有人光顾。池子的水是一天一换,因此下午或傍晚去时只能是泥泥汤汤,难说洗干净,只能是热泡一下,更别说传染皮肤病了,那个年代也没有这些将就了。就是这样也还是得男男女女轮流洗浴。

澡堂的修建还是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带来了舒畅,也带来了卫生和健康。同时也从澡堂里传出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教训。记得是七零年前后的春天,县里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全县的精英都集中到县里。为了照顾农村干部,会议期间安排参会人员洗浴一次。本来这是大会对参会人员的特殊照顾,却偏偏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幕,以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段笑谈。

这一天,店子公社某大队一代理小队队长随公社安排的会议人员一齐去澡堂洗浴。该小队队长生性好奇处处新鲜,这里瞧瞧那里动动,闲不住看不够,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进了澡堂水池,人们都在温水池中泡洗,有个别的也到热水池边试温,唯独他看见旁边还有一个冒热气的,他凑到跟前,站到只有三十厘米宽的温水与铁锅之间的水泥过道上,热气和澡水把上面冲洗的非常光滑,只见他手舞足蹈,一不留神脚下打滑,刺溜一下掉进了大铁锅里,光听吱呀一声。在场的人们吓坏了,七手八脚把他从锅里捞了出来。只见他下半身变成了紫茄子,疼的嘴里嗷嗷直叫唤。人们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可落了个半身不遂,造成终生痛苦。你想铁锅里的水虽不开却有七八十度啊,可以想象掉到里面的滋味是多么难受。

从那以后,澡堂增设一面警示牌,再也不让人们靠近那锅边了。几十年过去了,这样的教训警示了无数后人。  
作者系县政协退休干部

# 残疾人教育救助通知

为保证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不因贫困而辍学,鼓励其刻苦学习顺利完成学业,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质,2018年,县残联将继续开展残疾人教育救助工作。

## 一、救助对象和标准

1.救助对象  
我县户籍,接受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以上的残疾学生、一户多残家庭子女、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残疾家庭子女及贫困边缘残疾家庭子女。

2.救助标准  
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 1200元/人/年  
全日制普通教育专科 3000元/人/年  
全日制普通教育本科 3500元/人/年  
硕士研究生 4000元/人/年

## 二、申报程序

符合救助条件的需于2018年8月31日前到所属镇(街道)残联填写《济南市残疾学生、残疾人家庭子女救助申请表》,并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1、残疾学生:身份证、残疾人证、户口

簿、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邮储银行账号;

2、一户多残家庭子女:学生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残疾人身份证和残疾人证、户口簿、邮储银行账号;

3、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残疾家庭子女:学生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残疾人身份证和残疾人证、户口簿、镇(街道)民政部门出具的低保证明、邮储银行账号;

4、贫困边缘残疾家庭子女:学生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残疾人身份证和残疾人证、户口簿、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贫困证明和公示证明、邮储银行账号。

上述申报材料需提供一式三份,由镇(街道)、县、市残联各留存一份。

## 三、资金发放

学生救助申请材料经镇(街道)、县、市残联逐级审核合格后,通过银行发放救助资金。

济阳县残疾人联合会  
2018年7月26日

4

班里的同学,我就跟心兰关系好。心兰的爸妈也在深圳打工,也是一年或两年才回来一次。心兰跟我不同的是,她有一个大她两岁的哥哥。

不管上学还是放学,我和心兰都是一起。虽然我家和她家一个在村子的东头,一个在村子的西头,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们俩的来往。每天上学的时候,逢到我爸吃饭早了,我就跑到村子西头,去她家等她。遇到她家吃饭早的时候,她就跑到村子东头来,在我家等我。

我和心兰有时也闹矛盾,也不说话。每回时间不长,也不知谁先跟谁就说了话,就和好了。

心兰学习比我好,在班里中等偏上的样子。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越不好就越学不下去。常常一节课下来,老师讲了啥,我使劲想,也想不出来。

我也想把学习搞上去,考个好高中,然后再考上的大学,到大城市去上学。可是,上课的时候,我觉得脑子里满满的,老师讲的东西根本听不进去。脑子里那些东西到底是啥,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会是这一会是那的,像被风刮着在地上跑来跑去的一团乱线,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形状。它们不停地变换着,不等看清楚,已经又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好多时候,我也想让那团五颜六色的乱线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理一理。可是,总是有风刮着它,无法停下来。偶尔有一刹那的停顿,望着那一团乱线,我也觉得实在无从下手。

初一那年暑假过后,心兰没再到学校上学,她和初中刚刚毕业的哥哥一起去了深圳。

## 连载

# 圆桌对面的孩子

鞠慧

5

上学放学,我开始一个人走。

刚开始的时候,吃了饭,背起书包就往村子西边走,可走着走着,突然才想到心兰已经不在村里了,她去了深圳,去找她爸妈了。停下脚步,心里就特别难过。

我跟爷爷奶奶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也想跟心

兰一样,到深圳去,找我爸妈。我这样说,并不是有多想见我爸妈,其实我是想心兰。

奶奶说,弟弟还小,她和爷爷都老了,管不了弟弟,我在家,生活上也有个照应。奶奶许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说,心兰去的那个地儿,大着呢,听说开车都要走大半天的,你就是到了那里,也不一定能见得上她。

我想想,觉得也是。弟弟越来越野了,每到吃饭的时候,都是我满村子地去找。爷爷腿不好,走路就疼。奶奶眼睛不好,白天走路还要小心,到了晚上,在家里奶奶都是要扶着墙,扶着家具,才敢走路。我走了,他们怕是连找弟弟回家来这事都难。家里洗衣服、做饭这样的事,差不多都是我来做,我要是真走了,衣服谁洗,饭谁做?再说,我要真去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听说爸妈在那边租的房子,除去一张床外,别的啥都放不下。

在家里,起码我还有一张自己的床,虽然很小。家里共有两间半房子,西边的一间爷爷奶奶和弟弟住,中间的一间是厅,东边的半间小房子堆满杂物,在正对门的地方,放了一张窄窄的小床,那是我的房间。

爷爷说,再有一年多你就初中毕业了,等初中毕业再说吧。

我就盼着能快点初中毕业。  
(二十七)